

程豪怀疑魏如风是卧底



九夜茴 著
东方出版社友情推荐

内容简介

刑侦警察叶向荣偶遇被拐卖的魏如风，叶向荣向他承诺，一定会带他回家，但是却因为追捕罪犯而最终错过。魏如风被夏奶奶领养回家，认识了夏奶奶的孙女夏如画。夏奶奶去世后，姐弟生活贫困，魏如风辍学打工供夏如画上学。夏如画却被和魏如风一起在码头打工的阿福强暴。魏如风为夏如画报仇，砍伤阿福……

上期回顾

今年夏天，夏如画考进了海大中文系。她最近常看法制节目，越来越担心魏如风背着她做了违法的事。她拨通了叶向荣的电话，两人见了面。简单地咨询了一些法律问题后，两人道了别，临走时，夏如画不小心将包落下了。

都市言情

魏如风受伤了

通过魏如风，苏彤认识了夏如画。

不久之后，魏如风在一次打斗中受伤。苏彤就送他到了医院。

这时候，夏如画在家怎么也坐不住了，她的眼皮跳得厉害，这让她越来越觉得魏如风好像瞒着她做了点什么事。她沉不住气给叶向荣打了电话，那张记电话的纸条不见了，她凭着印象拨了几遍，但一直没人接听。夏如画想也许是她记错了，而这时间也太晚，叶向荣估计早就不在公安局了。

午夜时分，魏如风仍旧没有回来，夏如画闷闷地打开电视，一边看一边等他。就在她快瞌睡的时候，电视播放的海平晚间新闻让她猛地惊醒过来。播音员徐缓的声音诉说下午在新桥工厂发生的一起聚众斗殴案，镜头中的面孔让她身上的汗毛都竖了起来。那是黄毛，她一辈子都不会忘了的脸。

奄奄一息的黄毛和他身上的斑斑血迹让夏如画胆战心惊，看着黄毛的样子，又想到魏如风晚上莫名的烦躁，夏如画的心肺仿佛纠结在了一起，她慌忙站起来，跑到电话旁给叶向荣拨去，可是听筒那边只传来枯燥的“嘟嘟”声，始终没有人接听……

夏如画给叶向荣打电话的时候，刑警大队和缉私大队正聚在会议室开会。下午他们依照线报很快就赶到了现场，魏如风他们已经开车跑了，张青龙那伙人拖着受伤的黄毛没跑远，被扣了下来。可是还没进工厂，叶向荣就接到1149的紧急消息，让他们别查！

叶向荣请示了侯队长，出于对1149安全的考虑，这次行动

决定暂停，所有人收队回去。叶向荣留了个心眼，把黄毛那帮人也带了回去。

夏如画给叶向荣拨了一个小时的电话，终于疲惫地放下了听筒，她刚靠在沙发上，电话铃就响了起来。平时清脆的声音在午夜夜里显得十分尖利，夏如画的心狂跳了起来，她忙拿起电话，碰翻了桌子上的茶杯。而电话里的声音差点让她失去了呼吸，苏彤完全嘶哑的吼声清晰地从听筒中传了出来：

“你他妈的怎么老占线！快来市医院！如风不行了！”

夏如画终于说出了“我爱你”

夏如画是光着脚到医院的，她什么都顾不上，两只拖鞋在路上早跑掉了。

魏如风是在隔天下午醒过来的，他还戴着氧气罩，看见夏如画后，他的眼睛弯了弯，嘴里发出含混不清的声音。

“喂。”夏如画一边笑一边哭了出来。苏彤站在旁边，着急地问：“他说什么？”

夏如画温柔地看着魏如风说：“他叫姐。”魏如风看着她，微微点了点头，苏彤的眼睛顿时湿了，扭过身狠狠擦了擦。

调养了几天魏如风就出院了，这次的所有住院费用都是夏如画用家里的钱结的，虽然程豪和程秀秀都送了钱来，但夏如画都原封不动地还了回去。

魏如风和夏如画回家的那天是个雨天，他们一起坐公共汽车，谁也没有带伞。伤痛折磨得魏如风很憔悴，上楼时他禁不住轻轻地喘息，夏如画扶他在床上躺好，去厨房熬红糖水。端出来时她惊讶地看到魏如风坐在她房间的门口，魏如风朝她笑笑

说：“姐，你睡会儿去吧，我在门口，不用害怕。”

外面淅淅沥沥的雨声一下浇在了夏如画心里，这么多年，只要下雨，魏如风一定会回家陪她，如果她睡不着，魏如风就坐在她门口。十七岁烙下的疤上他们彼此寂寞地度过了很多个黑夜，而夏如画再也不想这样下去。

“进屋来，把糖水喝了。”夏如画把他拉进了自己的屋里。魏如风有些局促地在夏如画的注视下喝光了糖水，他抹抹嘴说：“你睡吧，我就在外面……”

“魏如风。”夏如画喊住他。“嗯？”

“我爱你。”魏如风愣愣地站在了原地，他望着夏如画，眼睛里飘过了惊喜的神色。

“爱了很久很久了，爱得难受死了。”夏如画笑着流下了泪。窗外的闪电使整间屋子陷入若隐若现的光芒中，魏如风的面孔模糊不清，他久久没有反应，在夏如画怔怔地抬起头的一刹那，他突然冲过去，搂紧夏如画狠狠地吻了下去。羸弱的身躯混合着紊乱的气息，魏如风吻得贪婪且霸道，近乎窒息的感觉让夏如画晕眩。她任由自己就此沉沦，在用尽全身力气的拥吻里，她确定他们在活着，在爱着。

魏如风和夏如画决定逃离海平

魏如风和夏如画决定逃离海平，逃离这个让他们相遇，又让他们痛苦的城市。

他们开始真正地规划生活，只属于他们两个人的生活。他们算了算存款，存折里的钱有几万块，也是万元户了。但是夏如画坚决不要这些钱，她按魏如风每

个月工资1500块钱算，扣除家用留下了1万元，剩下的都原封不动地锁在了抽屉里。

魏如风买了一张中国地图，他们把它铺在地上，趴在上面仔细研究要逃去哪里。叶向荣终于腾出时间给夏如画打电话的时候，夏如画却已经紧紧地封闭了内心，放弃了信任他。上次警方的行动让魏如风在生死边缘走了个来回，夏如画没勇气也不可能再尝试一次。接到叶向荣的电话夏如画很冷漠，她客气地答谢了叶向荣的关心。

叶向荣在紧锣密鼓地安排，程豪也没有一丝一毫放松警惕。虽然在新桥工厂的货被安全送了出去，但是他还是更加谨慎了。屡屡出现在他面前的叶向荣让他直觉有什么不正常，他总觉得身边有一双眼睛在盯着他，而他却怎么也未能逮到这个目光。海平市对走私犯罪的侦查力度日趋强大，在东华被查之后，程豪已经感觉难以平衡。他打算把手里最后这批货出去就暂时停手，他决定再走一笔大数之后，投入到现在刚初现端倪的房地产市场，这样既能把钱洗白，又能不再涉险，可以说是最好的选择。

为了确保万无一失，程豪的船和库都只存放合规的货物，不再接任何有问题的单子。同时他为了程秀秀的安全，不顾她的反对，替她开始申办出国手续，并为她设立了国外账户。做好这一切之后，他并不急于详细计划出货时间，而是在东歌中暗自观察了起来，在一切开始之前，他要让那双令他难受的眼睛，永远闭上。

程豪守株待兔等来的第一个人是阿九，他进到程豪的办公室时有些紧张，坐在沙发上手足无措，程豪亲自给他点了烟，他

才踏实下来。

“程总，我想跟你说个事……”阿九吞吞吐吐地说。

“你说。”程豪很亲切地笑了笑。

“就是那天在去新桥的路上，如风拿了份报纸，里面夹着一张纸条掉了出来，后来我瞥了一眼，上面好像有那个警察，叫什么叶向荣的名字……”

“我知道了。”程豪不置可否地说。

“那我出去了。”阿九站起身说。阿九下到二楼时，正好碰上滨哥，滨哥叫住他说：“你替我去楼下盯一会儿。”

滨哥敲门进了程豪的办公室，程豪还在吸烟时才和阿九说话时的那半支烟，腾起的云雾遮住了他的眼睛，看不清他望向哪里。滨哥走过去，把一张皱巴巴的纸条展开放在程豪的桌前。程豪扫了一眼，那上面写着叶向荣的名字和一串电话号码。

“魏如风受伤那天从他兜里掉出来的，不是他的字迹，上面的电话确实是市局刑警队的，我打了一次。”滨哥垂下头说。

“永滨，你怎么看？”程豪捏起那张纸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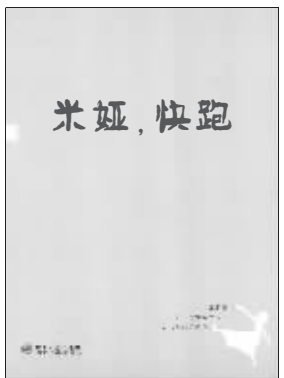
“不好说。”滨哥面无表情地说。

“替我去医院看看他，跟他说不急着上班，另外把老钟叫来。”程豪掐灭了烟说。滨哥应声而出，把老钟叫了进来，老钟疑惑地说：“程总，这几个小子怎么都神秘兮兮的啊？”

“呵，因为这个，你看看，魏如风的。”程豪把那张纸团成一团扔给老钟说。

老钟接过打开一看，大惊失色地说：“是……是他？”程豪脸上的笑容隐了去，冷冰冰地说：“你去找人，盯一下夏如画。”

老板 David 辞职后，接替他的的是一个强悍的女老板



秦与希 著
北京大学出版社友情推荐

内容简介

米娅，一个有点二百五，有点唠叨的姑娘，毕业于国内最高学府，进入一家世界500强的外企工作。她经历了6个老板，每个老板的脾气和性格各不相同，她在和不同老板既斗争又合作的过程中，逐渐从一个职场新人，成为一个胸有成竹的职业女性。但是唯有一点不变，米娅认为工作需要讲求投入产出比，而聪明地“混”是最好的方式。

上期回顾

同事 Derek 公开向我表白，但被我拒绝了，因为我喜欢的是 Leon，Leon 依旧保持着平均每个月见我一次面的频率，而且都是他主动约我，但我们每次的谈话都离不开 QT，我对他的个人世界一无所知，甚至连他有没有女朋友都不知道。

职场女性

David 辞职了

David 早上突然神秘兮兮地通知我和 Fion，说是中午要请我们吃饭，宣布一个重要事项。我应了一声，埋头干自己的。

我一般不拿 David 的话放在心上，他能有什么重要事项需要宣布？Fion 倒是很兴奋，这我倒可以理解。我们这个品牌人少，也谈不上有多么融洽的关系，Fion 一直埋怨我们这里没有别的品牌那么多活动，觉得闷得慌。

David 吃饭的时候显得特别放松，平时装腔作势的样子都没了，嘻嘻哈哈地主动消遣自己。我有点奇怪，也不禁想，如果他一直都是这样，也能算是一个可爱的人。

饭吃完了，David 把双手撑在桌边，以一副演讲的口吻说：“我想告诉大家，在这个品牌我过得非常愉快。Mia 和 Fion，我希望你们在我走后能让这个品牌继续发扬光大。”

我吃了一惊：“你要调到别的品牌？”David 说：“不，事实上，我还有两个星期就要到新公司上班了。我跟人事部沟通过，缩短了交接时间。”Fion 娇滴滴地叫起来：“哟！怎么口风这么严呀？老板你自奔前途去了，我和 Mia 以后靠谁呀？”

David 又露出了我很讨厌的那种欲盖弥彰的得意，脸颊红扑扑的直放光：“那家公司两个月之前接触我的，我已经拒绝了。但是半个月前，他们开了一个非常诱人的价码——让我无法拒绝。总经理亲自给我打电话，表现了极大的诚意。”

跟 Leon 的辞职不同，David 的离开对我没有任何情绪的影响——如果一定要说有

的话，我甚至有点高兴。我知道我是个白眼狼，事实上 David 待我不薄。但在我心目中，我总觉得他有点烂泥扶不上墙。他对我再好，也不能改变我对他的本质评价。

这短短不到两年的时间里，我经历了三个老板，从 Peter 到 Leon，再到 David，从能力上看，David 是他们三个中最差的，但是我在他手下第一次找到了自信。开始自己完全独立地上项目，开始驾轻就熟地处理各种大型事务，我的意见总是能得到他的支持，我在他这里也第一次被评为优秀……在 David 时代，我终于挺起胸膛。

Fion 再一次把我给害了

不过我们这个品牌的人员也换得太快了点儿，这里仿佛有个超级不稳定气场。三个老板都成了过眼烟云，只剩下我这个小土豆还健在。

在 David 上洗手间的时候，我忍不住对 Fion 说：“看来我这个人有点克老板的命。又一个老板被我克走了。”Fion 夸张地笑起来，我知道大事不好，这个笑声实在是太熟悉了。

我正想叮嘱 Fion 让她千万别把我刚才说的话告诉 David，可是 David 已经回来了。David 马上感兴趣地问 Fion 在笑什么。我对 Fion 使了个眼色，心里祈祷 Fion 这个蠢婆子不要再故技重演。

祈祷无效。Fion 还是嗷声嗷气地高声说：“Mia 说，是她把你克走的，她天生就是克老板的命！”David 的脸明黑。

我简直痛恨这个女人。想当初，整个“西红柿炒鸡蛋”事件就是因为她捉弄了我，现在她居然又抓紧机会捉弄我。

“Fion 这个人就是损人不利己。如果她跟我是竞争对手，她这样做还可以理解。但她只是一个秘书，就算把我给踩死，她也是个秘书。”我跟晓含抱怨。

“我可不那么看。她原来是这个团队中唯一的女的，后来又来了个比她年轻比她漂亮比她前途大好的你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你显然是她的竞争对手。”晓含总是喜欢从男女关系的角度来分析问题。

苏有不同的观点：“也可能是因为 Fion 是那种不甘心永远当秘书的秘书，我以前也碰到过像她这样的。因为经理与秘书的地位不平等，她的内心大概有种仇富情绪，所以她看到你摔跟斗就会幸灾乐祸。”

我想了想，这倒是很有可能。在这个公司里，秘书在工作性质、薪水福利和发展机会上与经理们有着质的区别。她们干的活儿繁杂而琐碎：买机票、订酒店、复印、发传真、下楼接访客、帮老板的非佣办签证……所以 Fion 对外从来不愿意说自己是秘书，她只是说是“做行政工作的”。

无论是什么原因，总之 Fion 再一次成功地把我给害了。

David 离开的前一个星期正好是我们每年一次加工资的时候。增加的幅度，是由直接老板根据工作表现的等级来决定的。David 给我加的钱，是“优秀”等级中最低的。

新老板 Helen 比男人还强悍

没想到这只是不幸的开始，更大的噩梦还在后面等着我。

Alice 偷偷向我透露消息：接替 David 的，是香港的 He-

len。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忍不住一声惨叫。Helen 是全部门公认的特别难搞的老板。首先她是个女强人，工作作风比男性还凶狠强悍；同时她又是个老姑婆，以脾气古怪著称。

总之，从知道 Helen 要当我老板的那一刻起，我强烈地感受到碰到像 David 那样的老板，其实还算是好的。

Helen 的到来带来了新的文化。她永远只穿三个色系的衣服：黑色、白色、深深浅浅的咖啡色。有一次 Fion 穿得花花绿绿的来上班，Helen 经过她身边的时候盯着她的衣服直皱眉头。

Helen 的凌厉作风名不虚传。她在办公室里见到下级或者合作伙伴，第一反应就是：“你还欠我什么？”

刚开始的时候我不知道她的这个毛病。我在进洗手间的过道里跟她迎面撞上，打了声招呼，她突然说：“Mia，你好像还欠我什么没给我？”

我一惊，飞快地在脑子里过了一下，然后确信自己并没有向她借过钱。那边她已经在飞快地数手指头：“我记得我向你借了六样东西：消费者访谈报告、项目预算、媒体购买计划……哦，我想起来了，你还差一份过去六个月的销量数据没给我，下午四点一刻以前我要拿到。”她的时间表总是精确到一刻钟。

如果你到了点还没把功课交给她，她就会直接冲进你的格子间，站在你的电脑面前亲眼看着你做。你的后脖根都能感觉到她的呼吸，跟把枪顶在腰眼上差不多。

更要命的是，她有强烈的好胜心以及挥斥方遒的欲望，刚上任就啪啪地派下了一堆活儿

让我干，而且每天还能出不少么蛾子。

刚开始我在她的淫威下一通点头。而且一般来说么蛾子都有特别吸引人的地方，就像坏女人总是有魅力之处。听着听着就觉得不对了，因为以我们的实际情况，根本不可能那么快地实现她野心勃勃的目标。

而且，她的么蛾子有很大的负面效应——如果干不成的话。所以我点头的频率降低了，脸上也露出了怀疑和疑惑。我的脸当时肯定像个刚从打印机里吐出来的 A4 纸，极其二百五地把我的想法清晰地现出来。Helen 非常不快。

后来我当然说出了我的担忧，我认为自己已经说得很委婉，可是 Helen 劈头盖脸地把我给训了一顿。因为我已经坏了第一步，就是表现出了对她兴趣高昂的项目的不信任。她这会儿热情还没下去，需要的是一个执行者，而不是一个跟她讨论可行性的的人。

我又力图把原因解释得更清楚一些，Helen 根本就没有兴趣听。如果我有点脑子就应该知道，这个时候千万不能说任何正确的事，因为所有的正确在这个关节上都会被否定。就算 Helen 后来认识到了事情的不可行，她也不能沿用我以前的理由，而是要找到更有说服力的理由——这不是给老板增加工作难度吗？

总之，在几次碰壁之后，我终于明白要对付这样强势的女人，唯一的办法就是努力按照她指定的方向前进，指哪打哪。既要有的勤努力，又不能像苏一样有自己的想法——虽然这样的埋头苦干实在不是我的强项。